

新春将至,西藏军区某团话务连首任指导员、老兵麻晓军回忆高原往事——

# 我的老战友,你们还好吗



我曾西藏军区当了近10年话务兵。1977年,我因身体原因调离拉萨。在登机的舷梯上,遥望贡嘎机场四周连绵不断的山峰,我在心里默默地说:“再见,拉萨!再见,西藏!再见,我的第二故乡!山那么高,路那么远,何时我能再回来?”

13年后,因为单位要求赴西藏执行一项任务,我再次来到拉萨。那天,汽车刚一停下,我飞快地打开车门跳下车厢,一眼就望见红山上被阳光照耀的金顶。“布达拉宫!”我禁不住大声呼喊。同行的战友说:“看你,就像回家一样!”

又是33年过去。或许是年纪越来越大的缘故,这些日子,高原上的一草一木,一张张充满青春气息的笑脸,时常走进我的梦境。在新春到来之际,真想问问当年顶着“高原红”并肩战斗的老战友、曾在雪域高原绽放芳华的话务女兵:你们还好吗?

## 进藏路长

1968年春天,我们40个北京籍女兵穿着新军装,登上西去的列车。在青海省西宁市经过15天的训练,我们乘汽车进藏。那是一辆篷篷卡车,人货两运。我们坐在大米袋子上,在沙石铺成的“搓板路”上颠簸。

从西宁到拉萨近2000公里的长途跋涉中,我们每天夜宿兵站。条件好一点的兵站是木屋或土坯房,屋子里是实土炕。这种实土炕不是像北方那种可以烧热的炕,上面只铺了一层羊毛毡子,冷冰冰的。虽然当时条件艰苦,但大家好像都有心理准备。我们这些北京姑娘,没有一个偷偷抹眼泪的。

## 新年“团拜”

新兵下连后,我被分到西藏军区原通信总站,成为一名话务兵。由于高原山高路远,通信线路长,通话质量差,话务兵除了转接电话外,还承担为军区用户电话的任务。为了听清楚线路里微弱的声音,我们要排除一切声音干扰,有时甚至要钻到机台下面,捂着耳机仔细听。为了让用户听到传话的内容,我们还要扯开嗓子一个字一个字地喊,声音之大,常常让同一个楼层的通信处参谋们感叹:“好大的嗓门!十里八乡都听到喽!”

高原话务兵的生活训练虽然忙碌,却常常带给我们难忘的体验和感动。记得那是1975年,我和战友们在除夕值夜班。零点到,“北京”方向的红灯亮了,坐在“一号台”前的我马上接听。耳机里传来一个甜甜的女声:“新年好!拉萨,我是北京。给拉萨的战士们拜年了!大家新年好!”可能是这个问候太突然了,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,只是一个劲儿地说“谢谢”。

## 我是“海燕”

上世纪70年代,一幅名为《我是“海燕”》的油画,曾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。这幅画生动描绘了话务女兵在暴风雨中检修通信线路的形象。看过这幅画的许多战友都说,我也算得上是那样英勇的女兵。

1969年底,西藏军区组建前线指挥部,从通信总站抽调8名女兵成立前指总机。成立第一天,我们把两部磁石总机抬到一道小山沟里,并排放在一块凸起的巨石下。一块卡车篷布从巨石上垂下来,上方用石头压住,用来遮挡风沙。

第二天凌晨3点,我接替战友开始值班。坐在总机前,只听篷布外的风越刮越大。突然,一阵狂风吹来,卷起厚厚的篷布。

“京”悦耳的声音再次响起。一位战友脱口而出:“海南!”当我们向海南的战友说明自己驻守在拉萨,向他们送上新春问候时,话筒对面的声音明显“提高了八度”。印象中,接线的海南战友说他值班时穿着短袖,我们穿的是厚厚的皮大衣,还冻得打哆嗦!

就这样,那年除夕夜,“北京”为我们接通多地战友的电话。大家用各地方言互致问候,气氛十分热烈。

那晚的电话拜年结束后,大家的兴奋劲儿久久不散。战友们说着笑着,一直到天亮。从那以后,好几年的除夕夜,值班室总有类似的“团拜”,让我们这些在高原服役的姑娘,在寒冬心里暖洋洋的。

前指总机的线路中断,经查是通信电缆被破坏,断成了一小截一小截,接都接不上。为了在最短时间内抢通线路,我们连夜背着一捆捆皮电缆和被复线,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脊上一步一步放线,终于在天亮前接通线路。回到前线指挥部,大家顾不上休息,又马不停蹄投入日常工作之中。

前指指挥部艰苦的生活令人难忘。11月的高原,我们8名女兵挤在一个单层帐篷中,两人睡在一个被窝里,盖两床被子和两件大衣,还是经常被冻醒。后来大家用土坯盖起宿舍,才有条件钻进自己的被窝。一日三餐也非常简单,最常吃的是脱水蔬菜和干海带。有时嘴里实在没味道,我们就在热米饭中拌上罐头的油脂,再撒点辣椒面和味精,吃得津津有味……

我们在前指总机工作了5个月。如今,与战友们聊天、与孩子们“摆龙门阵”时,只要谈到这一段经历,我的言语间总会流露出一股自豪。以苦为乐,扎根边疆,甘于奉献,无怨无悔,这就是我们高原女兵的风采。

(达星参与整理)

图①:麻晓军(左五)当年与战友们合影。作者供图

图②:话务女兵24小时轮班转接电话。

图③:话务女兵在野外检修通信线路。

图④:话务女兵在前线指挥部建立通信站。

绘图:秦友友 制图:唐硕

冒着黑烟掉进大海。

李春孟迅速把飞机拉起来,想再找机会攻击敌机,耳机里传来前指返航的命令。返航后李春孟得知,此役两个双机编队共击落敌机4架。“当时根本就不知道害怕,恨得敌人牙痒痒,看到敌人就红了眼,拿出‘拼刺刀’的劲头就冲上去。”时隔多年,回忆起当时的战斗场景,李春孟依然很激动,“我们早将生死置之度外。我跟战友说,别看咱俩今天有说有笑的,说不定明天一起飞,就都‘光荣’了。”

1954年,李春孟所在的原空军第17师49团,加入人民海军行列,被编为海军航空兵第4师10团。1965年12月29日,该团被国防部授予“海空雄鹰团”荣誉称号。

“能够参建这个团,感觉很光荣。从10团出来的人,没有一个会畏惧退缩。”这种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,激励着人民海军克服重重壁垒难关,从小艇到巨舰,从近海到远洋,一路劈波斩浪,阔步前行。李春孟作为最早一批海军航空兵飞行员,见证了这一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。

采访结束时,被问到对年轻官兵有何寄语,李春孟沉思片刻说:“年轻人一定要树立远大理想,扑下身子,踏实工作,为党奋斗!”

## 最美退役军人

全国「最美退役军人」王柏和带领家乡群众走上致富路

# 一缕茶香润心田

许丙贵 铁照伟

污、擦炮膛……尽管没分配到喜欢的岗位,适应能力强的王柏和依然力争做到最好。3年后,他被选入通信班;第4年,光荣入党。王柏和把这些经历看作一种认可和鼓励:“部队教会我在任何岗位都要心无旁骛干好本职工作。扎得下根,才能结出成果。”

1987年,王柏和退役回到家乡毛纳村。那时,毛纳村没有水渠,家家户户“看天吃饭”,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乡亲们得知王柏和在部队表现优异、见过世面,推选他担任村生产小组组长,进入村委班子。年轻的王柏和敢想敢拼,下定决心带领乡亲们拔掉穷根。

上任后,王柏和经常天不亮出发,带着村里的党员爬山坡找水源、下农田测距离,很快确定了水渠建设方案。然而,那时毛纳村的集体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,村委会拿不出经费。

“修水渠是利民的好事,没有经费,我们每家省出十几斤稻米换。”眼看修水渠的计划面临搁置,王柏和不但带头捐出稻米,还到周边地区作动员,鼓励更多村庄加入修渠工程。就这样,你家10斤谷,我家8斤粮,本村加油干,外村帮忙干,水渠热热闹闹地修了起来。一锄一铲,苦战一年,清冽的山泉顺着3公里长的水渠,涌进乡亲们的农田。

种粮只能解决乡亲们的温饱问题。为进一步改善村里面貌,水渠刚修通那几年,王柏和做过不少新的尝试。养猪、种菜、做小生意……他有活就干,把自己当成“试验品”,希望为乡亲们找到一条创业致富的门路。然而,大部分项目没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,收入不够稳定。

上世纪90年代,当地大叶茶价格日渐向好,陆续有人开起专门收购茶叶的合作社。王柏和曾在茶厂工作过,妻子又从娘家带来一手采茶制茶的好手艺,这让他以“茶”为业的信心倍增。

1994年,王柏和开始摸索种茶。当时茶苗是稀缺品,收入有限的王柏和拿不出更多的钱去买茶苗。那段日子,夫妻俩每天备好干粮早早出发,到深山老林寻找野生茶苗,移栽到自家茶园里精心呵护。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,茶园渐成规模。

然而,王柏和还没来得及大展拳脚,就碰到“钉子”。由于当地市场需求有限,合作社要么不要鲜叶,要么暂停收购,王柏和的茶青销售一直不稳定。“茶青不好卖,就自己炒茶,加工成品销售。”摊晾、杀青、揉捻、晾晒……王柏和研究起大叶茶制茶工艺。凭着是一双巧手反复琢磨,他家的小院很快飘出茶香。他把包装好的手工茶拿到市场销售,由于技术好、价格优,很快供不应求。2017年,王柏和成立了自己的手工茶坊。

王柏和试种、销售手工茶的成功,让乡亲们跟着心动。为带动更多乡亲致富,王柏和不仅组织成立了茶叶合作社,收购全村人的大叶茶青,还找机会从海口等地请来专家传授制茶技艺,并把自己多年的经验倾囊相授。如今,毛纳村超过8成农户种茶、制茶。小小的大叶茶,成为乡亲们致富的“法宝”。

随着毛纳村的茶产业越来越兴旺,村子变得越来越漂亮,游人越来越多。每逢周末,村里的广场上游人聚集,赏黎族歌舞,品大叶茶香,黎家家长桌宴,挑选文创产品……王柏和家的手工茶坊也成为游客慕名前来参观的“景点”。他和妻子在茶坊门口摆了茶摊,泡好带着“奶蜜香”的大叶茶招待八方来客。

游客品茶间隙,王柏和与他们聊起毛纳村的发展和自己的致富经历:“过去,我们守着山林却两手空空。如今,我们依然身在山林,却过得安稳幸福。浓郁的‘奶蜜香’滋润着大家的心田。我们的日子,一定会越过越红火!”

王柏和一家三代从军,父亲曾随部队解放了水满乡。18岁那年,王柏和循着祖父和父亲的足迹,毅然投身军营。他本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陆军战士,却被分配到海军某部服役。从此,广西沿海的一片滩涂岛屿间,多了一名二炮手。

王柏和一家三代从军,父亲曾随部队解放了水满乡。18岁那年,王柏和循着祖父和父亲的足迹,毅然投身军营。他本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陆军战士,却被分配到海军某部服役。从此,广西沿海的一片滩涂岛屿间,多了一名二炮手。

左上图:王柏和在茶园里采摘大叶茶。王少珠摄



隆冬时节,晨光照向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,和煦温暖。茶园里,59岁的毛纳村黎族村民、退役军人王柏和,正全神贯注察看茶树的生长情况。他身着蓝白相间的海魂衫,在一望无际的碧绿色间,很是惹眼。

一位种茶不久的老乡走到王柏和身边,请教茶园管理和采茶经验。王柏和边示范边说:“采茶的时候,不能直接用指甲掐叶子。你看,要用手捏住嫩芽,轻轻往上提……”

“去年4月11日习主席到我们毛纳村调研,不仅在我家的手工茶坊参与炒茶劳动,买下两袋茶叶,还勉励我们把茶叶经营好,把日子过得更红火。”回想起那个“幸福的日子”,王柏和说,“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过好,我这个老党员、老兵要以身作则。”

王柏和一家三代从军,父亲曾随部队解放了水满乡。18岁那年,王柏和循着祖父和父亲的足迹,毅然投身军营。他本想成为像父亲那样的陆军战士,却被分配到海军某部服役。从此,广西沿海的一片滩涂岛屿间,多了一名二炮手。

左上图:王柏和在茶园里采摘大叶茶。王少珠摄

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李春孟——

# 万里长空“拼刺刀”

姜永柱 贾玉省 张 莹

“当年在抗美援朝战场上,咱们空军的飞机我基本都飞过。”躺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70医院病床上的93岁老兵李春孟,苍老的面庞透着一丝疲惫。可是一聊起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与敌人空中“拼刺刀”的那段经历,他立刻精神起来。

1946年,16岁的李春孟参军入伍,随部队转战南北。1950年,他被选拔到原空军第五航空学校飞行专业学习,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空军飞行员。因战况紧急,仅飞行了十几个小时的李春孟,就奉命驾驶战机前往抗美援朝战场。他珍藏的学历证明书上这样写道:“由于战争原因,经组织批准,于一九五二年七月提前毕业。”

在战场上几乎飞遍了当时空军所有机型的李春孟,印象最深的一场战斗,是

1953年驾驶米格-15战机和战友在大同江口空域击落4架美国空军F-4U战机,击溃了敌人的“圆圈阵”战术。

1953年2月26日,和往常一样,李春孟和战友们在天亮前就做好战斗起飞准备。忽然,警铃声骤然响起,值班参谋传达命令,李春孟和战友跑步登上飞机,两个双机编队很快起飞。

编队起飞后右转弯飞向鸭绿江口。为了不过早被敌人发现,编队采取低空隐蔽航的方式,直奔目标空域,寻机作战。

“喷气式飞机贴着地面飞,不容易啊,稍不注意就会掉下去。”李春孟驾驶编队中最右侧的四号战机,“我顺着机翼向外望去,一轮红日冉冉升起,照在朝鲜的崇山峻岭间。那些星罗棋布的乡村、城镇,被敌人的飞机炸成一片狼

藉,激起我们对敌人的仇恨和开战的决心。”

根据地面通报的方向,编队在大同江口上空发现几架F-4U敌机。它们形成一个圆圈,企图摆脱我编队进攻。

“敌机使出了‘圆圈阵’战术。”李春孟介绍,“圆圈阵”战术是空中机群组成一个圆圈,呈飞碟状飞行,互相掩护,能攻能守。编队队长机下令“拉开距离,我攻击,你掩护”,三号机和李春孟驾驶的四号机与第一编队拉开距离,形成跟进队形。看到队友第一次攻击未命中目标,三号机紧接着下令:“我攻击左侧敌机,你攻击右侧敌机。”李春孟和三号机迅即形成连续攻击态势,使敌机失去相互支援。三号机先敌开炮,一次长连射将左侧敌机击落。李春孟紧紧咬住一架敌机,射出一串串炮弹,只见敌机一晃,



春节前夕,河北省武安市“情系太行”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联合武安市爱国拥军联合会走访慰问当地老兵,为老兵拍照、理发、写春联,送上新春祝福。图为志愿者为领到退役军人优待证的老兵邓良书(右)拍照留念。

康超摄